

末路日本

南国太平记^①
なんごくたいへいき

凡意
译

NAOKI SANJUGO

直木三十五



七曜文库



凡意译

南国太平记——末路日本



南国太平记

末路日本・中

南玉奋战

从内门出来，沿着狭窄昏暗的走廊，几经曲折，终于可以看到远远的地方有明亮而宽敞的回廊和庭院。深雪没有想到这宅子竟然会这么大。刚才带他们走过来的老妈子，让他们等在走廊的尽头——前面是一个三段的楼梯，她从那儿上去，就到了广书院的外廊。

“您稍等片刻。”

她冲小藤次打个招呼，然后和站在铃铛附近的由罗的侍女说了些什么。侍女就进到屋里去了。

“我一会儿就带你们进去。请几位先在这里稍等片刻。”

老妈子说完，好像要请小藤次、深雪和南玉坐下似的，自己先在走廊上坐下了。深雪对老妈子施一礼，也怯生生地坐下了。

“真是好景色，好景色啊。”

南玉口中说着，对小藤次说：

“哎，我说如果在这里种点芋头……”

“切！”

“大叔你不要坐下吗？”

“坐在板子上面，腰会受凉的。”

正当南玉被这庭院的美景深深吸引的时候，

“冈田大人，我带您过去吧。”

先前的那名年轻侍女，从屋里出来招呼了一声。小藤次点点头。于是侍女就转身朝广书院的外廊走去，深雪心里想，这里竟是如此豪华。她觉得自己的心里有点胆怯。侍女带他们走到右手边的小屋子里，然后打开隔扇：“请在这里稍等片刻。”

说完冲大家鞠一躬就出去了。隔扇被关上了，房间有些暗。这是一间六个榻榻米大小的房间。

“让我们等一下也是应该的，可为什么非要在这屋子里等呢？这么阴森恐怖的屋子，是不是由罗长期不用的房子啊，这里以前是不是有人吊死过？”

“南玉！”

“是吧，好像有过这样的传闻。”

“别瞎说。你这大叔还真是让人头疼啊。很快了，接下来就是了。”

正在小藤次一脸不悦的时候，外面响起一阵走路时衣服摩擦的声音。很快隔扇就被打开了。然后可以看到隔着一间屋子的地方，坐着七八名女子。

“女御、女御、女御的女儿国。”

侍女将隔扇打开的一瞬间，南玉嘟囔了一句，然后低着头偷偷笑起来。小藤次的脸一下子就红了，他小声地说了一句：

“到这儿了你还这样。”

然后站起来走进由罗的屋子里，在隔扇处坐下。深雪急忙俯下身子，朝着由罗的位置鞠躬。南玉也在旁边俯下身子。

侍女冲着小藤次说：

“走近来些吧。”

听到这话，小藤次就接道：

“不胜荣幸——”

虽然他和由罗是亲兄妹，但是在这里他还是家臣，要按照规矩尽礼数。小藤次上前到距由罗座位一米远的地方坐下。

“这就是你之前提到的——”

“真是不错的女孩子，旁边的那是谁？”

由罗看看南玉问道。

“是担保人，他是名医生。”

“医生？”

由罗和侍女饶有兴趣地看着南玉。南玉此时也抬起了头，说：

“嗯，能见到您真是万分荣幸。”

然后又俯身鞠了一躬。几名侍女看他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南玉——”

小藤次瞅了他一眼。

“住得这么豪华，今天的天气又是如此美好！”

南玉说完又低下头。侍女们都用袖子遮住嘴偷偷乐着。
由罗也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南玉，你可以退下了。要不要让人带你到大门那儿去啊？”

小藤次问道。这时南玉抬起头，向前挪了一膝的距离，
然后将扇子斜放在膝盖上。

“那么，让我仔仔细细好好想想——”

侍女们听到这话觉得有点不是很悦耳了，她们有些不悦地低下头。

“春枝，你带他下去。”

小藤次生气地看着南玉，对身边的侍女吩咐。由罗抽出烟管，制止了小藤次。南玉却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
“这里我要先说一下这位小姐的情况，说起来可真是一段奇妙的因缘啊。这次冈田小藤次大人能够主动提出来让她到宫里做事。”

“南玉，不，良庵，行了，小姐的事情之前已经说过了。”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好了！”

深雪也赶紧拽拽南玉的袖子。南玉似乎完全忽视了小藤次和深雪的存在似的，自顾自地继续说：

“这位冈田大人，可是被这位小姐的美貌迷恋得天昏地转啊，嘿嘿——这是最基本的情况。俗话说，神魂颠倒……”

他用扇子顶了一下下巴，把头仰到后面。小藤次再次制止：

“南玉——”

侍女又开始笑起来。

“那么后来呢？”

由罗也被逗乐了。

“唉，真所谓荣幸之至啊。”

南玉再次朝对方磕个头，将扇子在膝盖上一敲——

“俗语有云，距离虽远但其实很近的是男女的爱，距离虽近，心一直很远的那是公婆的关系。距离远了又远的是唐朝和天竺，关系近了又近的，是眼睛、鼻子和嘴巴。”

南玉一本正经地说着这些不着头脑的话，满屋的人都有些忍俊不禁。有两三名侍女甚至都笑得肚子疼了。

“南玉，你以为这是哪里啊。这么自以为是。”

小藤次的脸通红通红的。

“藤次！”

由罗再次制止了藤次。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这不是很好吗？人家长这么漂亮，被迷上不是很正常吗？”

“哎，马上就好。大家安静安静，接下来可是重点啊。”

南玉唰的一声打开扇子，用右手托起来。

“可是，俗语又说了，自古事情都有道、有规律。如果说
不义是我们家的传统，那么说不定哪天就算再惶恐、再害怕，
我良庵也有可能被抛弃。如果还乘着那股劲儿肆意妄为，

那么别人在平日里加强锻炼，妥善处理，到时候下毒也不成问题。德行俱佳、品学优秀的人到处都是，所以从各个方面一定多加注意。”

南玉再次很认真地鞠了一躬。

“好的，明白了。辛苦你了！”

由罗说完，一个侍女就起身来到南玉跟前，

“我给您带路。”

“呀，真是谢谢了——那么，深雪我走了。”

两个人对视了一眼，用他们自己才看得懂的眼神。南玉站起来，

“嗨、嗨、嗨。猫、鹭轻而易举（这是南玉先生的口头词）。冈田先生，真是万分感谢啊，拜托您了。以后再好好感谢您。那么，大家再见了。”

南玉冲左右的人点点头，然后出去了。小藤次的心里真是恼怒至极。

天色已近黄昏，南玉拿着由罗宅邸赏赐的东西快到自家门口的时候，忽然发现有一人正蹲在那里。

“谁啊？”

“师父！”

那人说着站了起来。

“是庄吉啊，有什么事情吗？”

“算了，进去再说吧。”

南玉绕到长屋旁边的一个侧门，跟两边的邻居打了声招呼。然后打开门，让庄吉进来，接着又打开木板套窗。

“喂，师父。是你让深雪去宫里做事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是想把深雪赠送给小藤次那家伙吗？”

南玉没有回答，自顾自地将门窗都依次打开。

“现在点灯还有点早，像这样把门窗都开得大大的，还可以省两文钱的油钱呢。”

他说着从怀里拿出油纸烟，坐到庄吉的面前。

“最近，你和富士春的传闻可是一直不断啊。如果不注意，可是会影响弟子的发展啊！之所以这么说，因你手虽然已经痊愈了，但是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了——也有很多不方便的时候吧？”

“我都知道。”

“如果这么说让你不开心，那真是抱歉，我并没有恶意。”

“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。但是你并不明白我的想法。”

“不，我从深雪那里也大概了解了一些。你也真是费尽周折，下了不少工夫啊——可是深雪不是你能得到的，也不是其他什么人可以随便得到的。”

“这些我都已经想过了，我还差一些。”

“嗯，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。可还是差很多，很多很多呢！”

南玉理所当然地说着，得意地抱起胳膊。

“在字母表中你可还排在第五个呢！”

“嗯？字母表中第五个？”

庄吉来回搓搓手指头。

“噢。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这男女之事根本就是我无法企及的。师父，这一点我非常明白。所以娶老婆、纳妾这等事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，甚至，握握手这种事情，我都已经放弃了，是完完全全地从心底将这种事情放下了。可是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明白我心里的真实想法。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想要换取你对我的可怜或什么的。作为一个男人，我只是不想被别人瞧不起罢了。我只想知道，一个男人如果迷恋上一个女人，那么对那个女人而言，他将会变成怎样的大男子汉？我就是舍弃性命也愿意将自己男人的一面展示给深雪。这一段时间，我和富士春因为这个吵了很多次。那家伙收了礼，就想要深雪嫁给小藤次，然后借此来折磨我。当然对她来说，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。因为生活实在是太艰辛了。”

“陷进去还真是不一样啊！”

“师父，你听我说，我可是认真的。”

“是真心的。”

“本来我今天过来是想见深雪一面，想问她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舍命都无所谓，我这样想着到了这里，才听说小藤次那家伙来过，我就立刻想到之前说过的去宫里当差的事情了。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啊，会死人的。”

“性命攸关？别开玩笑。为了生活而去宫里干活的女人怎么会和性命有关呢，说什么呢你？”

南玉笑笑，朝庄吉瞅了一眼。

“师父——”

“喂喂，我说可不可以别这么瞅着我，我胆小。”

“师父，你是知道我的行当的吧？”

“嗯啊，不就是扒手吗？”

“三下还算是个人物，您应该有所耳闻吧？”

“嗯啊，以前是听说在桥场什么地方。”

“那么，师父我来问你个问题，你回答。”

“好啊，来吧。这种问题可是难不倒我，桃牛舍南玉，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呢。”

南玉两手摊开，分放在两个膝盖上，成了掌的样子。

“你知道一般情况下，上面发生的事情，经过多少时日才能传到我们耳朵里吗？”

“这个我没有调查过。这在汉学、兰学的书里都没有介绍过啊。这个我还真是不知道。”

“结果也许很让你吃惊，需要五天。”

“啊——五天啊？”

“速度快的人，日行三十五里，一点都不是问题。早上离开京城，也许晚上就可以经过铃鹿了。然后，到了龟山那里有同伴。如果告诉那人事情很着急，他会在一天之内到达桑名。

同样的，桑名那里也有这样的人等着接班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啊。”

“如果不这样，就没法及时处理钱物。也就是说如果东西被偷了，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就可能已经被拿到十多里以外的地方了。”

“嗯嗯，听上去怎么和我这讲经似的有点荒唐呢。”

“仙波家的老爷已经被人砍死了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我上面的同伴们知道了这消息，前来告诉我的。他们追到了比睿山去围杀牧仲，结果中了埋伏。”

“噢，如果有伏兵，东照宫也不一定过得去啊。”

“目前，小太郎，就是折断我手腕的那个年轻公子，摔下山谷，至今生死不明。”

南玉呆住了。

“还有呢，同伴还说去大阪藏的夫人和深雪的姐姐，她们怎么来着，对了，她们的手好像是怎么了，对啊，怎么说来着……”

“她们可是手握决胜的关键牌啊——”

南玉抬起头：

“你说的可是真的？”

“我什么时候说过谎？”

“明白了。”

“然后，益满紧追着调所的踪迹，据说现在已经到江户了。”

“那，现在的七瀬、纲手在做什么？”

“她们在官方仓库那里。”

“调所已经去江户了吗？”

“嗯。所以益满才决定在途中杀掉调所。”

“也许会吧。”

庄吉压低声音，但是很有力地说道：

“师父可不可以把事情的安排都讲给我听，我的脾气，在咱们这儿您应该是最了解的。我说仙波、益满是不是正在打算讨杀由罗一党呢？我说得没错吧，师父。”

南玉盯着庄吉的脸，半天没有说话。

“我不准备说出去的话，别人就算是拧断我的脖子，我也不会吐露半个字的。您把深雪送去宫里干活是有目的的吧？把仙波的女儿送到由罗那里去，通过小藤次的手……唉，师父，我能保证深雪不做那么危险的事情，也能做出点功绩来，你明白吗，师父？”

“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荒唐，有点不自量力的样子。是不是觉得像我们这些扒手们是不会有有什么大建树的。就算你回答也没关系。我既然这么想了，就一定会坚持到底的。你经常在曲艺场说，看见老虎，就要在石头上好好练练箭法。人心也是一样的——我还会再来的，再见！”

庄吉说着站了起来。

“是吗？”

南玉只说了这么一句。

被砍死了？庄吉说的是真的吗？如果我要是告诉庄吉，会不会有什么呢。可是益满告诉我什么都不要说的。南玉心里一阵混乱，就在他纠结的时候——

“您好！”

外面响起富士春的声音。

“在吗？”

庄吉站在昏暗的入口处：

“春吗？”

他说。

“我就知道是你在这儿。”

声音里带着一丝怨恨和愤怒，声音很平静，但是听上去却有些生气。

“是富士春吗？我把灯点着，和庄吉一直说话都给忘了——”

南玉说着划着燧石，点燃了柴火。家里一下子就亮起来了。庄吉站在门口，富士春正从狭长的土间瞅着庄吉。然后借着这灯光很快地将这里环视了一周，深雪并不在。

“来啊，庄吉，你再坐一会儿吧。师父也到这边坐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富士春答应了一句，但是并没有动。

“你来这里干什么？”

庄吉低声说，声音很尖厉。

“我这儿有一条很好的鱼，给你们做点好吃的吧。”

南玉从厨房里拿出一个大盘子，放在了榻榻米上。

“你不准备回答吗？”

富士春站在入口下面又责备道。庄吉说：

“回去再说吧。”

然后走到了地板上。

“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不也是很好吗？回去太吵了。我也想问问南玉先生呢。”

“问吧，问吧，这芥末可是有点呛啊。”

南玉往刺身上均匀地抹着芥末。

“来吧。快到这边来，一边吃一边说。吃完了东西，话也说完了。再回想啊就发现这事情其实根本不值得一说。你们这种口角啊，是关系好了才会有的。俗话说，好的和事佬就像一只茶瓶，今天就让我桃牛舍南玉来当这么一只茶瓶吧。来，这边请！”

“那就打扰了。”

富士春一边往上走一边拽拽庄吉的袖子。

“干什么？”

庄吉使劲一甩胳膊，袖口裂了一个大口子。

“哎呀，真是粗鲁呢。不过也是，在心仪的情人面前，总是要好好展示一下自己的威风是不是？”富士春说到这里。

“真让人后悔。”

她喊了一句，朝着庄吉的左手狠狠咬下去。

“不要胡来啊。”